第42卷 第6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42, No.6
2005年11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v. 2005

史 学 研 究

编者按:本期刊发《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一文,是阎步克先生最新研究成果。该文考察六冕制定对各朝代服制的影响和变迁,从宗经、复古、尊君、实用等视点出发,对相关变迁的各个关节点进行了揭示。限于篇幅,全文分上、中、下三篇,分别刊发于2005年第6期,2006年第1期和第2期,特此敬告。今后,对于此类学风严谨笃实、学术品格纯正之作,本刊将打破篇幅限制的常规,予以刊发。欢迎海内外学者惠赐良稿。

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上)

——中古《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

阎 步 克

(北京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1)

摘 要:《周礼》记载了一种六冕制度,其等级安排具有君臣通用的特点,其结构是"多列式"的。这种等级结构带有周朝等级君主制的印迹。两汉间统治者采用了古代冕服,《周礼》的六冕记载开始对帝国礼服制度显示影响。汉明帝复古用冕制,但所采用的是"单列式"结构。魏晋朝廷曾损略服章中的黼黻,以维护帝王尊严。南北朝都利用《周礼》进行冕服复古,以争取文化号召力。北周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多列式"冕服等级体制。隋唐上承北周,继续搞冕服复古,但隋用"单列式"服制,唐用"多列式"服制。"多列式"冕服等级造成了君臣冕服倒置的情况,这在唐高宗时引起批评。"多列式"被放弃,回归于"单列式"了。宋明时实用化、世俗化倾向,导致了冕服的逐渐衰落。从冕服在十几个世纪中的兴衰变异中,可以看到现实与传统、政治与文化在帝制中国的复杂互动关系。

关键词:冕服;六冕;复古;尊君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5)06-0094-13

一、引 言

在古典希腊,与朴素的生活风气相应,无论贵族平民、无论穷人富人都穿一种宽松的白色长袍,称Chiton。Chiton分多利安式(Doric Chiton)和爱奥尼亚式(Ionic Chiton),它们都给人简洁质朴之感,但却看不出富与穷、官与民、君与臣的差异来。正如雅典政治家伯利克利所言:"我们对美的喜爱并不会导致浪费,因为财富是用来使用的东西,而不是用来炫耀的东西。"Chiton洋溢着人性的光辉,被称为"崇尚自由的服饰",其中渗透着人类一个古老而永恒的梦,那就是平等①。

中国传统服饰就不同了,其区分等级的功能被"竭泽而渔",或说尽其极致了,以令尊卑有差、贵贱有等。史书要在"舆服"部分专记其制,不仅是因为相关礼制非常繁密,而且因为它们是政治

收稿日期:2005-09-10

作者简介:阎步克(1954—),男,辽宁省沈阳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① 关于Chiton,曾蒙北京服装学院蒋玉秋老师以PPT课件见赐,谨此致谢。古典时代之前,希腊服装原是有等级和身份区分的;而随城邦民主制的来临,服饰同时趋简。所以学者认为从华丽复杂到简洁朴素,是古希腊服饰的变迁趋势之一。(可参看布朗等:《世界历代民族服饰》,蒲元明等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5章;威尔科克斯:《西方服饰大全》,邹二华等译,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3章;华梅:《中外服饰的演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章;陈东生、甘应进:《新编中外服装史》,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11章;华梅:《西方服装史》,中国纺织出版社2003年版,第4章;李当岐:《西洋服装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章第4节。)希腊人穿袍与气候有关,但装饰简繁与身份区分,就不止是气候问题了。罗马帝国也流行着白色长袍,但王公贵族和神职人员的白袍已被镶上紫边,皇帝则为紫袍。那可是名贵的"帝王紫",提炼于一种海生物,价等白银。君士坦丁大帝曾夸耀自己是"从紫色中诞生的人"。

等级制的重要部分。所以历代政治的变迁步伐，往往在舆服领域留下了足迹。传统是影响生活的要素之一，不能说数千年的等级传统已与今人无关了，我们有理由去关注它。

《周礼》载有一种六冕制度，它影响了后代的王朝舆服，这事情就构成了本文的研讨主题。我们不是从服饰史角度，而是从等级制角度切入论题的。六冕的君臣等级结构，具有一种"君臣通用"的特点，即：君主能穿戴的冕服臣下也能穿戴，臣下的冕服可以"如王之服"。这是周代政治传统的一种特别折射。《周礼》六冕也许只是一种主观编排，未必就是周代实情；但古人是把它看成周制的，由此它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传统。儒家重"礼"，在其早期就显示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关注"。礼乐典制——包括舆服——既被视作天下大治的标志，又被视作大治天下的手段。在被问以"为邦之道"时，孔老夫子答以"乘殷之辂，服周之冕"。由于儒家礼书赢得了"经"的神圣地位，古人又怀有一种"以古为贵"的传统心理，所以礼书中的制度规划，往往被视为典范而"泽"被后世。王莽变法、北周改制，甚至太平天国的制度建设，都曾取法礼书。礼书中的冕服制度，在新莽与汉明帝时被采纳应用了；中古时期，《周礼》六冕记载一度左右了帝国的祭服变迁；然而在此后，冕服制度又逐渐低落了，直到明末为止。其影响长达十几个世纪。

包括六冕在内的古礼传统，与帝国政治现实是有距离的。古人也有个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六冕的等级结构具有早期政治特色，那么在被后世王朝采用的时候，它会不会跟现行的等级秩序方枘圆凿呢？对这个有趣的问题，不妨预设若干基点去观察它。上述的"宗经"、"复古"可算是这样的观察点，此外还有"尊君"与"实用"。"尊君"是基于政治考虑。帝国体制是个权力的金字塔，皇帝处于顶点。皇帝之事无小事，舆服等级必须保障君尊臣卑。"实用"是基于行政考虑。官僚体制是一种科层体制，品位官阶的设计，必须适合其职位结构和人员结构，适合其权责安排与统属关系，这样它才能正常运转。舆服等级不能远离这个需要。而且各时代的政治结构在变化着，统治集团的成分和各种官僚类型所构成的格局在变化着，等级秩序也在变化，舆服等级也不能远离了这个变化。此外服饰也是一种风习，流行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是经常变的；参照社会风习而定舆服等级，这样的等级就更有生命力。这也是一种实用考虑。

这里摆着两条线索：一条是两千年不断强化完善的君臣等级制或官僚等级制，其轨迹大致是一条上升的直线，另一条是被王朝采纳的六冕古礼，其轨迹只在中古时期呈现为一个波峰。这两条线索之间曾经发生了什么？王朝君臣和儒生学者基于不同考虑，在其间做了些什么？其政治文化背景又是什么？本文的写作动机，就是从这儿生发出来的。

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的关系，简单说有相得益彰和相互牴牾的两个方面。相得益彰的方面，主要是古代冕制可以赋予皇权和王朝制度以神圣性，可以强化士人对朝廷的政治认同与文化整合，也能提取出某些制度元素用以调整现行官阶品位。相互牴牾的方面，则是古冕的等级与帝国现行等级不合，其形制与当时社会时尚不合。冕服只是一种礼制、一种文饰，不直接影响国计民生，为文化需要统治者有时愿意容忍古冕与现实的脱节；但另一些时候，统治者就不愿让古礼古制扭曲现行等级秩序了，迳加损益调整，使之符合当下的需要。在各种情况下，儒臣和经学家们都要提供理论支持，协助朝廷去牵合附会，并在此背景中重新斟酌自家的经说。越在历史早期，在儒生士人心目中古礼（及古冕）的神圣性、感召力就越大一些；历史后期的社会观念大为理性化、世俗化时，情况就不同了。但也不是时代越早人们越重古礼，因为还有另一个情况需要考虑：战国秦汉间存在着古礼传统的断裂，法家的功利和实用精神主导了王朝政治，这时候古礼又是被统治者冷落的。这些情况，读者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不断看到。

我们不打算重复论证传统舆服的等级性了，而是把上述两条轨迹的相互关系作为对象。《周礼》六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供观察帝国体制下传统与现实、文化与政治如何交织与互动，王朝等级秩序如何利用传统和穿越变迁。那么对冕服问题，就被处理在服饰史、制度史和学术史的交界面上了。本文主要方法则是等级排比，也就是说，所采用的是"制度史主体"的立场。通过比较《周礼》的冕服等级如何安排，后儒在其著述中又如何安排，王朝对冕服又如何安排，由此来显示上述两条线索的关系变迁。这种排比对不是"制度史主体"而是其他"××史主体"的研究者们可能过于繁琐，对我们却是引人入胜的。拿出法医解剖尸体的耐心细致劲儿，就能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同时由于本文不是服饰史研究、经学史研究，那么

冕服形制的琐细变化,历代经学家对经典记载的浩繁考证,反倒可以只取所需,从而化简从略了。

古代礼制是经学家、礼学家们的传统话题。当今的礼制研究也各有不同思路。本文不是从古礼的自身结构出发,而是透过现代框架去"反观"它们的。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本文采用的便是"当代史"视角。我们不是按部就班地叙述冕服的形制、用途和变迁,而将略去很多东西,同时凸显若干关节点,由此来探索中国等级制度是如何吸纳、利用和改造传统因素与异质因素,如何穿越变迁、穿越王朝而持续前行,并转而寄生在新的舆服形态之中的。当这方面的认识丰富一些了,对那种等级传统的命运和前景的判断,也就较有依据了。

二、《周礼》六冕的君臣通用性格

《周礼》一书的编成时间,学者看法各异。推测《周礼》问世早不过春秋之末,其下限或在战国,问题不会太大吧。至于其内容哪些有案可稽、哪些是主观编排,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着那个时代,当然都得具体分析了。幸好这对本文不会造成太大麻烦,因为本文所叙不是真实的周朝冕制,而只是《周礼》书本中的六冕,还有东汉经师郑玄所阐释的六冕。对后代王朝服制发生影响的,就是这个东西。

《周礼·春官·司服》叙天子冕服:

>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祀,则玄冕。凡兵事,韦弁服。视朝,则皮弁服。凡甸,冠弁服。

周朝不仅天子服冕,臣下也服冕,所以"冠冕"后来成了官贵的代称。天子的冕服等级有多高峻,是因臣下冕服而显的。那么再看《司服》:

>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公、侯、伯、子、男,是为诸侯;公、卿、大夫、士,是为诸臣。由此我们排出下表:

王	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皮弁
公	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皮弁
侯伯	鷩冕、毳冕、希冕、玄冕、皮弁
子男	毳冕、希冕、玄冕、皮弁
孤	希冕、玄冕、皮弁
卿大夫	玄冕、皮弁
士	皮弁

表中的"皮弁"应兼韦弁、冠弁而言。从表中能看到什么呢?首先自然是森严等级了,可同时映入眼帘的,还有《周礼》六冕体制的"君臣通用"性格。表中的冕与弁的等级分布,呈现为一个倒置的直角三角形。地位高则可服用的冕服种类多,地位低则可服用的冕服种类少,然而他们有共通的冕服。公有八服同于天子,是所谓"如王之服",侯伯也有七服同于天子,余类推。还有皮弁,它是天子的朝服,《周礼·司服》所谓"视朝,则皮弁服";而国君听朔也服皮弁(《礼记·玉藻》),其时卿、大夫、士都服皮弁。这就是"在朝君臣同服",若在朝堂扫上一眼,君臣冠服满相似的,远不如后世差异之大。

君臣通用的结构,"如王之服"的规则,又反映了什么呢?我以为,反映了周代贵族政治下君臣身份相通、级差较小的情况。一些学者用"等级君主制"来定义周代君权[①]。我们也不妨借用这个概念。爵级是周代政治等级的主干,而依古义,天子亦爵。《白虎通义·爵》:"天子者,爵称也。"《孟子·万章下》:"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

① 对周代君权,学者向有专制君主制、封建君主制、等级君主制等等不同提法。使用"等级君主制"概念的如白刚先生,见其《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一卷(总论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1 页;又张荣明先生称:"周代国家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具有方国联盟的性质;另一方面具有贵族等级君主制色彩。"《商周的国家结构与国家宗教》,《社会科学战线》2000 年第 2 期;《殷周政治与宗教》,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7 年版,第 5 章。按,"等级君主制"本指西欧封建时代的君主借助等级代表机构实行统治的政体形式,是一种通向绝对君主制(absolutism)的过渡形态,其特点是贵族、僧侣和市民的等级代表会议。我们不必拘泥西欧"等级君主制"的本意,姑使用"封建等级君主制",以与"专制集权君主制"相区分。

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眼中的周天子就是一级爵,一级高于公侯的爵而已。这恐怕不是孟子的狂想,而是有历史背景根据的。《仪礼·丧服》:"君,谓有地者也。"又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天子为"君";诸侯有封国,也算是"君";卿大夫虽称"家",然而他们有采邑,也算是"君"。所谓"百乘之家"、"千乘之家",是说这"一家之主"出得起上百乘、上千乘兵车,简直就是国中之国。战国的龙阳君有"今臣爵至人君"之语,直到汉初刘邦还有"爵或人君"之言①。这样的"君"称,其义甚古。那么称周代政体为"等级君主制",不是空穴来风。

后世"皇"与"帝"不能用作常人敬称,而"君"却成了日常敬称了,也是等级君主制的流风遗韵吧。先秦很多礼制都与爵级配合着。如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如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等等。王夫之说:"古之天子虽极尊也,而与公侯卿大夫士受秩于天者均。故车服礼秩有所增加,而无所殊异。天子之独备者,大裘、玉辂、八佾、宫县而已;其余且下而与大夫士同,昭其为一体也。"[2](卷八《桓帝》,上册P210)这话说得真是很好。

周代册命所赐服饰,有冕及衮衣[3](P223以下);很多文献中,看得到诸侯卿大夫服冕的情况。就算《周礼》成书较晚,其六冕制度不等于周代实情,然而诸冕的结构安排却事出有因,可以看成周代"等级君主制"的一个折射。六冕都是祭服,分别用于不同祭祀,这本身就很有意思。不妨想像在某个很古老的阶段,周族共同体由众多家族构成,各家族各有祭祀,各种祭祀各有相应祭服。较小较疏远的家族可祭山川、社稷和群小祀,相应所服三冕;较高较亲的家族增祭先公,遂增服一冕;更高更亲的可祭先王,又增一冕;核心家族代表共同体祭天,故有一冕为其独占。在土田族众方面,核心家族未必优势太大,正像后来的王畿不一定比列国地广人多一样,核心家族不过占据了宗法和礼制的中心地位而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六冕都是祭服一点,暗示着周族君权的宗法和礼制来源。而如良渚墓葬中玉钺、石钺、石斧的层次分化,却暗示着等级分层的军事来源②。无论如何,《周礼》六冕应以周朝政治传统为本,而不是以战国君主集权体制为本的。学者多认为《周礼》反映了战国以来专制集权趋势,现在看那只是一个方面而已,其中也残留着较早的政治传统。

汉代经学家去古未远,对周代冕服制度的诠释也常能得其深义。《周礼》郑玄注对六冕的推演就是如此。下面就来看这样一点。

经学家认为冕、服同体,诸冕形制相似,它们分别与不同衣裳搭配,冕名与衣名相关。郑众说大裘冕配羔裘、衮冕配卷龙衣、鷩冕配裨衣、毳冕配黼衣[1](《周礼·春官·司服》郑玄注引,上册P781中栏)。而郑玄根据《周礼·秋官·大行人》上公冕服九章、侯伯冕服七章、诸子冕服五章的明文,因云:古天子冕服上的纹样有十二章,到了周朝,日、月、星辰三章改画于旌旗,冕服只用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等九章了;衮服用龙、山以下九章,鷩服用华虫七章,毳服用宗彝五章,希服用粉米三章,玄服用黻一章;服色都是玄衣纁裳[1](《周礼·春官·司服》郑玄注引,上册P781中栏)。崔灵恩云:"冕既大同,无以为别,故不得不用冕名服,取画章之义异以立名,故用服名冕也。"③"用服名冕",即"取画像之义异以立名",根据服章来定冕之名;而诸冕之异,也就是章数之异了。同类之冕,天子与臣下章数是没有区分的,天子所服衮冕用九章,公所服衮冕也是九章;天子所服鷩冕用七章,公侯伯所服鷩冕也是七章,余类推。那么《周礼》冕服的通用性格,就进而体现在章数之上了。

当然,君臣同服之冕还是有些区分的,例如旒

① 《战国策·魏策》。战国封君,为人熟知的如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和春申君之类。又《汉书》卷一《高帝纪》汉高祖诏:"爵或人君,上所尊礼。"颜师古注:"爵高有国邑者,则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刘邦所言,实为古义。

② 可参看拙作《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章对史前斧钺与士、王关系的讨论。本文写作中曾与王献华博士讨论。他提到,在乌鲁克时期和古朝时期的苏美尔政权,首领的政治权势体现于神庙,其服饰显示了他是宗教和政治的双重领袖;阿卡德的等级制主要来源于军事,其权势体现于官殿,其服饰的等级意义也可以由此加以探讨。我们都觉得,透过具体的等级标志物之种类、内涵及其排列,去考察早期君权来源和社会分层途径,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思路。

③ 崔灵恩:《三礼义宗》,王泾《大唐郊祀录》卷三《祭服》引,转引自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册第1624页。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大唐开元礼》所附《大唐郊祀录》文字有异,作"冕既大同,无以为别,故不得冕名服,取尽章之异以立名,故用冕名服者也。"(第746页)

数,及每旒的玉数。根据《周礼·夏官·弁师》,郑玄又做了一番推演。他认为大裘冕无章无旒,其余五冕都有旒;天子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均十二玉[①];至于诸侯和诸臣,诸公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四旒四玉,三命之卿三旒三玉,再命之大夫二旒二玉,一命之大夫冕而无旒;士变冕为爵弁[②]。下面据章、旒、玉数列出下表:

	衮冕九章	鷩冕七章	毳冕五章	希冕三章	玄冕一章	弁
天子	十二旒十二玉	九旒十二玉	七旒十二玉	五旒十二玉	三旒十二玉	
公	九旒九玉					
侯伯		七旒七玉				
子男			五旒五玉			
孤				四旒四玉		
三命之卿					三旒三玉	
再命大夫					二旒二玉	
一命大夫					冕而无旒	
士						爵弁

那么五冕虽章数君臣无别,但旒、玉君臣有异。天子之衮冕十二旒十二玉,公亦可服衮冕,但九旒九玉;天子之鷩冕九旒十二玉,侯伯亦可服鷩冕,但七旒七玉。"通用"性格之中仍存"尊君"之意。朱熹亦云:"礼家载祀先王服衮冕,祀先公服鷩冕,鷩冕诸侯之服。……但鷩冕旒、玉与诸侯不同。"[③]即令如此,君臣同服之冕,其服都是玄上纁下,其章数相同,那么旒、玉的差异相对不算显眼儿。

还必须指出,上述六冕排列的"通用性",还体现在它能造成一个特殊现象上,那现象对后世来说简直就是隐患。兹述如下。臣下的五冕,是其助祭之服及朝天子之服。那么在助祭等场合,诸侯与诸臣的冕服,是否因天子冕服之异而异?若不是这样,就会造成问题。比方说吧,天子"祭群小祀,则玄冕",玄冕一章三旒;而这时候,助祭之公若服九章九旒的衮冕,则高于天子的玄冕;相应地,侯伯若服七章七旒的鷩冕,子男若服五章五旒的毳冕,孤若服三章四旒的希冕,同样都高于天子的玄冕。那么请看,君臣冕服竟然发生了尊卑倒置!就是卿所服的一章三旒的玄冕,也可与天子分庭抗礼、平起平坐了。其时尚可区分等级的,唯旒上玉数。

问题产生于这样一点:冕服既可依祭祀种类而异,又可依身份高下而异,而这两者间是会出现牴牾的。天子诸冕应依祭祀而异,这在《周礼》中有明文;而臣下是否如此呢?《周礼》没说,郑玄也没说。那么人们也可推断,臣下冕服依身份而异,却不依祭祀而异,即不因天子冕服之异而异。这问题还与命数相关。诸侯、诸臣的命数《周礼》有明确叙述,诸冕又被认为是"依命数而定章数"的,也就等于依官阶而定冕服了。臣下冕服若依官阶而定,则将出现臣下冕服高于天子的可能。那么后世复古用冕服时,某些祭典上臣下九章九旒、七

① 参看《周礼·夏官·弁师》郑玄注,《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854页中栏及下栏。宋人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卷一所提供的六冕绘图基本依照郑玄说,可以参考,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第129册第1页。

② 《周礼·夏官·弁师》:"诸侯之缫九就。"郑玄认为"侯"应作"公",进而又对侯伯、子男、孤、卿、大夫的旒、玉做出排比,见《十三经注疏》,上册第854页中栏及下栏。钱玄先生认为"经文'侯'字不应改为'公'字",其所依据是孙诒让。(《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然而孙氏据以驳郑的是《礼器》,而《礼器》记冕旒本异于《周礼》,不当据此驳彼。旂旗的旒数与冕服的旒数有相应关系,而《周礼·大行人》谓上公"建常九旂",诸侯"建常七旂",诸子"建常五旂",正与公冕九旒,侯伯七旒,子男五旒相应。那么郑玄改"侯"为"公",可成一家之言。

③ 《朱子语类》卷六三,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册第1554页。但朱熹说"天子之旒十二玉,盖虽与诸侯同是七旒,但天子七旒十二玉,诸侯七旒七玉耳。"(《文献通考》卷一一一《王礼考六》作"盖虽与诸侯同是九旒,但天子九旒十二玉,诸侯九旒九玉耳"。)朱熹说天子与诸侯旒数同而玉数异,这与郑玄之说不同。

章七旒,皇帝只一章三旒,皇帝的心理能平衡么?这个"隐患",后来在唐朝还真就导致了冕服的纠葛(详后)。

尽管郑玄已在东汉之末,毕竟去古未远,对《周礼》的"如王之服"竟然心领神会,居然充分发挥了"君臣相通"的精神。就是为了这个,去古已远的儒者颇有对他不满的。郑玄说大衮冕无章无旒,后儒非说大裘冕十二章十二旒不可①;郑玄说天子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玄冕三旒,后儒非说天子诸冕都是十二旒②。在皇帝脚下匍匐久了,心理上很难接受"如王之服"。当然后儒也能找到经典根据,比如《礼记》就说天子衮冕十二旒,并提供了另一种等级安排。然而我以为,《礼记》反映的是较晚时代,《周礼》及郑注反映的是较早时代。汉明帝定冕服,其章旒之数用《礼记》不用《周礼》,那不是偶然的。详见下节。

三、汉明帝的六冕同制

战国的政治变革,终结了封建等级君主制,迎来了秦汉的皇帝独尊。专制集权君主制在神州大地扎下了根。政治社会大变,服制也跟着变。《续汉书·舆服志下》:"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衼玄。汉承秦故。"秦所谓"衼玄",即上下皆黑,用水德也。刘邦微时喜欢戴一种竹皮冠,龙登九五后便把它用于宗庙祭祀。此冠又名长冠、斋冠、刘氏冠。这倒是很富象征意味的,平民的日常用冠,一变而成为至尊皇冠和宗庙礼冠,显示了这是个布衣将相、布衣帝王的变革时代。周代礼服传统被打断了,秦汉"久无祭天地冕服之制"。

"礼"是传统文化中最难把握的概念之一。儒者所谓"礼"不仅指行事的仪节,尤其特指儒家经典上所记载的仪节。假如看到秦始皇巡视,就说秦用巡狩之礼,看到秦始皇祭天,就说秦有祭天之礼,这从今人的角度说并不算错,却不合儒家看法。汉儒认为秦是蔑弃古礼的。秦汉间古礼呈"断裂"局面。不过传统是这么个东西,它潜藏在文化的肌体里,到了某个时候就会发作。只要社会有一群人持有一套想法,那想法早晚会以某种方式影响社会。随汉廷儒术独尊,士人的势力与日俱增,其制礼作乐、复古改制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直到迎来新莽改制。

王莽加九锡,"受绿韨衮冕衣裳";篡汉登基后颁车服之制,"车服黼冕,各有差品"。[4](卷九九《王莽传》)此后十几个世纪的冕服兴衰变异,即当以新莽的"车服黼冕,各有差品"为发端。很多中国服饰史的著作,只把汉明帝制冕服看成冕服复古的发端,新莽却被忽略不计,那是不正确的。看到经书所载冕服居然戴到了"今上"脑袋上,儒生欢欣无似;皇帝"服周之冕"面对昊天上帝,其时感受肯定也相当不同了,文武周公的身影,纲常名教的古训,时时在其内心缭绕。"祭神如神在",我们既认为神并不存在,则祭服样式可以自由设计;然而古人不同了,合乎经典和古礼的冕服,具有丰富的政治文化意涵,融入了天道、神灵、祖宗、经典、先王、先圣、儒术等各种象征要素。皇权的神圣性由此大为强化了,这是一种实用;经典和古礼的传承者是士人,所以王朝宗经和复古的做法,能促进士人对帝国体制的认同,维系士人的向心力,这也是一种实用。

正是为此,新莽政权虽倾覆了,冕服复古的做法却余波不息。东汉初东平王刘苍的冕服议打动了汉明帝,汉明帝决意采用冕服。据蔡邕记述:"孝明帝永平二年(59),诏有司采《尚书·皋陶篇》及《周官》、《礼记》定而制焉。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于其端,是为十二旒。组缨如其绶之色。三公及诸侯之祠者,朱绿,九旒,青玉珠;卿大夫七旒,黑玉珠;皆有前无后,组缨各视其绶之色。旁垂黈纩当耳,郊天地、祠宗庙则冠之。"[5](P18)《续汉书·舆服志下》的记叙充满赞扬口吻:"显宗遂就大业,初服旒冕,衣裘文章,赤舄绚屨,以祠天地。"因新莽为人不齿,所以汉明帝改革冕服,对后代更具楷模作用。

永平服制所采有《周礼》,那么《周礼》六冕之制化为现实了吗?我们着手分析,发现并不尽然。首先,冕服的使用范围是有限的,只限于郊天地、祠宗庙而已;五岳、四渎、山川、宗庙、社稷诸沾秩祠仍用"衼玄长冠","五郊各如方色"也仍是西汉旧法。再从章数和旒数看,《续汉书·舆服志》记永平制度:"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这也跟《周

① 例如陆佃、戴震、金榜、江永、宋绵初、金鹗、庄有可、黄以周、孙诒让等。孙诒让《周礼正义》引,第6册第1626页。

② 例如金鹗、黄度、王应电、宋绵初、孔广森、孙诒让等。孙诒让《周礼正义》引,第7册第2529页以下。

礼》不同:《周礼》中诸侯分三等,非一等;天子之三公、六卿的旒章若以命数为准,可以推定为八旒八章、六旒六章①。此外,永平制度皇帝衮冕十二章,而后来的《周礼》郑玄注说天子衮冕九章。

进而,《周礼》九服六冕的"特色"是君臣相通,所以列表会有一个横向的宽度,能形成9列,不妨称为"多列式"结构。永平服制却不是这样的,其样式只有一种,即旒冕;同一旒冕再以旒数、章数为差,列表显示只1列而已,可称"单列式"。所以《晋书·舆服志》称其"兼五冕之制,一服而已",董巴《大汉舆服志》称其"六冕同制"[6](卷十二《礼仪志七》引)。简言之,六冕归一,一元化了。"多列式"结构下君低臣高的可能性,在"单列式"下也是不会发生的。《周礼》的"多列式"结构是早期等级君主制的折射,而汉明帝"六冕同制"的一元化倾向,则与专制集权的一元化体制相合。换言之,永平冕制,于"复古"中又见"尊君"之意。

永平服制的旒章等级不依《周礼》,那依据什么呢?据《独断》和《续汉志》,其时所用经典,除《周礼》外还有《尚书·皋陶篇》和《礼记》。先看《尚书·皋陶篇》。所谓《皋陶篇》实即今《尚书·益稷》②,其中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绨绣"记载,即"十二章"之说的源头。《续汉志》叙永平服制:"乘舆服从欧阳氏说,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则天子十二章本于欧阳氏,臣下九章、七章本于大小夏侯氏③。皮锡瑞讥云:"此三家今文之背其师传者也。"[7](P101)"背其师传"是指背离伏生。伏生乃是汉代尚书学的祖师。他对《尚书·皋陶》"五服五章哉"的阐释又有特色:"天子衣服,其文华虫、作缋、宗彝、藻火、山龙;诸侯作缋、宗彝、藻火、山龙;子男宗彝、藻火、山龙;大夫藻火、山龙;士山龙。山龙,青也。华虫,黄也。作缋,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诸侯服四,次国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④伏生竟设想天子至士皆用山龙,后儒就无此胆量了吧。孙星衍云:"伏生犹见先秦制度,传授其义,似较可信。"[8](P86)我们倒不认为伏生之说"可信",但前节曾提到早期经学家去古未远、其服制之说往往有其特色,这伏生的服章之说又是一例。欧阳、夏侯的门徒们未能恪守师说,也是情有可原的:天子、诸侯、子男、大夫、士同服山龙,岂是专制者所能接受的?《尚书大传》不仅过于诡异,而且不合"尊君"需要,故时君不采。经说的取舍不只是学术问题,那事涉皇帝戴什么冠冕祭祀苍天。在那个社会中,什么能比皇帝更大、比天更大呢!

那么再看《礼记》。我想所谓《礼记》永平服制所用应系《郊特牲》及《礼器》篇。《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是说天子南郊祭天以衮冕十二旒(《玉藻》同),却不是《周礼》所云无章无旒的大裘冕。又《礼器》:"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上大夫可视为卿,在东汉可以对应九卿。那么这个旒数级差,正与永平制度相合。

① 例如宋代陈祥道的《礼书》卷三,便参考郑义,推定王之三公鷩冕八旒,王之孤卿毳冕六旒,王之大夫希冕四旒。《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第130册第23页上栏。

② 汉无《益稷》。《益稷》系伪古文尚书从《皋陶谟》中分出。钱大昕云:"伏生《今文尚书》以《益稷》合于《皋陶谟》,故引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之文为《皋陶篇》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中华书局1984年版,下册第1352页上栏。又阎若璩:"又按蔡邕《独断》云,汉明帝诏有司采《尚书·皋陶谟》篇制冕旒。今其制正在《益稷》内。邕距魏晋间不甚远,古文孔书未出,二篇犹合为一如此。"见其《尚书古文疏证》卷五第六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页。

③ 欧阳氏、大小夏侯氏对《皋陶》"五服五章"的说法,唯见《续汉志》。参看马国翰辑《尚书欧阳章句》、《尚书大夏侯章句》及《尚书小夏侯章句》,《玉函山房辑佚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册第384、387、391页。

④ 陈祥道《礼书》卷一、卷三引《尚书大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0册第5页下栏、第25页上栏。《隋书·礼仪志七》虞世基奏言:"《尚书大传》: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这与《礼书》所引"山龙,青也。华虫,黄也。作缋,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一句文不甚合:虞世基以作会宗彝为一,以藻、火为二;《礼书》以作缋、宗彝为二,以藻火为一。陈寿祺辑《尚书大传》,以《隋志》为是,指《礼书》所引有误。参看清陈寿祺:《尚书大传》卷一,《四部丛刊初编》第3569种,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0页以下。不过若"作缋宗彝"为一章而藻、火两分的话,也有问题:这就无法与"次国服三,大夫服二"调合了——子男所服成了宗彝、藻、火、山龙四章,大夫所服成了藻、火、山龙三章。陈寿祺云"子男"之后应删宗彝;可对"大夫藻、火、山龙"仍与"服二"牴牾,他就避而不言了。大概他也觉得若大夫删藻,则改字太多、难以取信了。《礼书》、《隋志》所引《尚书大传》的异文问题,本文也无法解决;好在与主题关系不大,旁置可也。

下面把相关诸说列表比较：

永平制度	《周礼》	《礼器》	《尚书大传》五服五章
天子：十二章十二旒	天子：九章十二旒	天子：十二旒	天子：华虫、作缋、宗彝、藻火、山龙
三公诸侯：九章九旒	公：九章九旒	诸侯：九旒	诸侯：作缋、宗彝、藻火、山龙
卿大夫：七章七旒	侯伯：七章七旒	上大夫：七旒	子男：宗彝、藻火、山龙
	子男：五章五旒	下大夫：五旒	大夫：藻火、山龙
	孤：三章四旒	士：三旒	士：山龙

此表可以清晰显示，永平冕旒等级最近于《礼器》。皮锡瑞云，在永平服制上欧阳及夏侯氏背《尚书》而附会《周礼》[7](P101)；我可不这么看，我觉得他们是背《大传》而附会《礼器》的。永平冕服等级用《礼器》，欧阳、大小夏侯的门徒们与有功焉。

《礼器》旒数等差是"单列式"的，与《周礼》不合。后来郑玄是以"似夏、殷礼也"，来使其与周礼区分开来的；对《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这种十二章、十二旒衮冕祭天之法，则称为"鲁礼"，"鲁公之郊，用殷礼也"[1](《礼记》郑玄注，下册 P1433 下栏、P1453 中栏)。在汉明帝看来，《礼记》衮冕十二旒祭天之法及其"单列式"结构，"优"于《周礼》大裘冕祭天之法及其"如王之服"结构。古礼中不利于"尊君"的元素，皇帝往往望而却步，而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辩证态度，"精华"就是有助其君临天下的东西。我们又知道，东汉实行三公九卿制度，那与《周礼》的三公三孤六卿之制并不吻合；东汉三公权高位重，位在诸侯之上，而《周礼》中的三公八命，应是八旒八章，低于公爵；东汉封爵只王、侯二等，与《周礼》的公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也难以沟通。质言之，着眼于现实政治和现行爵秩，从"实用"角度权衡利弊，《礼器》的级差也最为可取。

而且从"实用"考虑，连《礼器》也不能照搬。《礼器》中连士都有冕，而且是三旒，无冕则旒何所附着？那么，永平服制有"下大夫五、士三"的内容么？没有。虽然山东沂南画像石中看得到官员冕服三旒的形象，不过那可能是用了简略画法，未可为据。《白虎通义·绋冕》："《礼器》云'天子麻冕，朱绿藻，垂十有二旒'者，法四时十二月也。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弁无旒。"《白虎通义》在汉章帝时成书，它既引用了《礼器》，其"大夫七旒，士爵弁无旒"一句又与《礼器》不合，没提下大夫五旒、士三旒。清人陈立认为："则此所引，其当时之制与？"[9](下册 P500)"当时之制"指东汉之制。其说甚是。那么《白虎通义》证明了这样一点：永平服制既参考了《礼器》，但又没采用其下大夫五旒、士三旒之说，因为皇帝并不想让二千石以下官员服冕①。(附带说，西汉刘向《说苑·修文》又说"故士服黼，大夫黻，诸侯火，天子山龙"[10](P560)，这话与《礼器》"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口气相类而等级不同，是汉代经师的又一种说法。刘向认为士亦有服章，天子服山龙而下而不是日月而下，这说法汉明帝也没采纳。)

永平服制既以《尚书》、《周礼》、《礼记》三书为本，又颇有损益取舍，其间儒者也不惜断章取义、变换家法。比较新莽改制与汉明帝制礼，前者是一意复古，后者则颇有选择。"秦政"源于商鞅变法，富有功利、实用和理性精神；汉廷在意识形态上转尊儒术，但其政治精神实际是"霸王道杂之"；新莽改制走上了与秦政相反的另一极端，浸透了早期儒家的"乌托邦"色彩；东汉政治则恢复了政治理性，儒术和法术在更大程度上协调起来了[11](第 6、8、9、10 章)。永平冕服的复古力度，看起来比新莽冕服为小，也是上述思想转折的反映。

对《周礼》的冕服体制不为汉明帝所采一点，还得区分《周礼》经文和郑玄注。郑玄生活在东汉末年，汉明帝并不及见。而且就是在汉末魏晋，也不是郑玄之说，而是另一种近于《古文尚书·益稷》伪孔安国传的说法，一度支配了冕服变迁。详下。

四、魏晋朝廷的损略黼黻

制度变化是有节奏的，时而平稳，时而波动。新莽后的东汉二百年，制度运行一直相当平稳；汉末魏晋间则陷入动荡波动了，其变迁步伐急剧加

①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新莽"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车服黼冕，各有差品。"这可供了解其时的大夫、士概念。七旒七章，应适用于二千石以上者。

快。随即古礼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被用为调整制度的资源之一,像三年丧、五等爵及周礼三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等,都被君臣纳入了考虑。曹魏时也有人称举古制,建议卿大夫用玄冕①。不过魏廷冕服"多因汉法",同时也有局部调整。其调整的方向和用意,即本节所将论述的内容。

调整冕服的是魏明帝。《宋书》卷十八《礼志五》:"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文,拟于至尊,复损略之。晋以来无改更也。"读史者都知道,魏明帝是很想有所作为的,也算是个强势的君主。他对公卿礼服"拟于至尊"分外敏感,帝王心理赫然可见。其时他耿耿于怀的,看来是"衮衣"、"黼黻"两点。古人认为黼黻的图样是很华贵的。"黼黻之文"用以形容华丽的织物、华美的文章,"黼黻之服"也是高贵礼服的代称,简称"黼冕"。这"黼黻之美",怎么甘心让臣下分享呢。战国秦汉间贵族的服饰传统发生断裂,"美者黼绣,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贵富人大贾者丧资,若兄弟召客者得以被墙"②。三国时也有这种景象:"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绮靡之饰,不勤麻枲,并绣文黼黻,转相仿效。"[12](卷六五《吴书·华覈传》)魏明帝对此已看不过眼儿了。《晋书》卷二五《舆服志》中还有新的信息:"魏明以黼黻之美,有疑于僭,于是随章侯略,而损者半焉。"公卿的衮衣黼黻竟遭"损者半焉",这一刀砍下去,动作真是不小。

那么魏明帝到底是如何"损略"的?怎么就弄得"损者半焉"了呢?我们十分好奇。然而精于制度的杜佑都这么说:"魏氏多因汉法,其所损益之制,无闻。"(卷六一《礼二一》,P347)史阙有间,笔者的学养也不足以澄清这个疑团,不过还想尝试一个推测。汉明帝据经义而制冕服,魏明帝要变动服章也得有经义根据才成。事涉天地明堂祭祀,妄改是要遭讥议的。永平服制用《礼器》,而我怀疑,魏明帝曾利用某种《尚书》古注作为"损益"口实;这种古注的章服安排,在《伪孔传》中能够看到。

"十二章"的记载,最早出自《皋陶谟》,亦即晚出的《古文尚书·益稷》,其所记被认为是虞舜之制。郑玄《尚书注》对虞舜十二章等级的阐述是:"天子备有焉,公自山龙而下,侯伯自华虫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1](《古文尚书·益稷》孔颖达疏引,上册P142下栏)而据称是孔安国所作的《古文尚书传》,其服章等级却是这样的:"天子服日月而下,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1](《古文尚书·益稷》孔颖达疏引,上册P141下栏。)兹制表以显示比较之:

伪孔传	天子	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
	诸侯	(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
	大夫	藻、火、粉、米
	士	藻、火
郑玄尚书注	天子	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公	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侯伯	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子男	藻、火、粉米、黼、黻
	卿	粉米、黼、黻
	大夫	黻

列表之后,两种不同服章结构,就一目了然了。郑玄合华虫为一章,又引入了宗彝;《伪孔传》无宗彝,华、虫为两章③。在郑玄的安排中,大夫以上方有服章,士服无章;而《伪孔传》则是士用藻火二章的。孔颖达释云:前六章是"尊者在上"的,即以日月为尊,后六章则"尊者在下,黼黻尊于粉米,粉米尊于藻火";"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④《伪孔传》中的黼黻安排,引人注目地高于藻火粉米;大夫服藻火粉

① 《太平御览》卷六九〇引《魏台访议》曰:"礼,天子大夫玄冕而执雁。今秩中二千石、六百石者可使玄冕而执雁。"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册第3080页。

② 贾谊:《新书·孽产子》,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7页。又见《汉书》卷四八《贾谊传》。

③ 笔者"华、虫为两章"的说法,与若干旧说有异。我已作《伪孔传十二章之华虫粉米分合考》另行讨论。

④ 《古文尚书·益稷》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42页下栏。按,孔颖达这段解释《伪孔传》的话,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迳引作"马融曰"(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7页),恐不妥。又蔡沈云:"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龙也,华虫也,六者绘之于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绣之于裳,所谓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书传》卷一《益稷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此说把郑玄的十二章与《伪孔传》"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混为一谈,殊不可取。又清人雷学淇称:"《伪孔传》用马季长之说,以日月、星辰为二章,华虫亦为二章。"(雷鋆著、雷学淇释:《古经服考》卷上,《丛书集成初编》第1483种,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页。)雷氏说马、孔"以日月、星辰为二章"呢?真不知其证据何在。大概惑于"华虫粉米为二",就只好另把日月合为一章吧。然而一己私意,何可强加古人。

米四章,不得用黼黻;士服藻火二章,也不得用黼黻①。正为黼黻而斤斤计较、愤愤不平的魏明帝,对此会心处不在远吧?

或许有读者忍不住质疑了:《伪孔传》出于永嘉丧乱之后,与魏明帝何干?陈梦家先生还认为《伪孔传》是东晋末的那位孔安国所作呢,那跟魏明帝更不搭界了[14](P122以下)。然而我们提请质疑者注意,东汉马融已有类似说法了。请看孔颖达这段话:"马融不见孔传,其注亦以为然。以古有此言,相传为说也。"[1](《古文尚书·益稷》孔颖达疏,上册P142下栏)唐人孔颖达仍能看到马融的《尚书注》,且在两相比较之余,说明其义同于《伪孔传》。马融的赫赫大名,《伪孔传》作者不可能视而不见,估计是把马融的服章之说照单全收了。马国翰辑《尚书马氏传》,直以《伪孔传》的服章之说属马融[15](第1册P400)。魏明帝看不到《伪孔传》,可对马融不陌生吧?在其损略臣下章服时,马融的经说足资利用,其声望也足以堵住质疑者的嘴巴。

参照《伪孔传》,我们判断魏明帝是以诸侯和诸臣划线的,诸侯可用黼黻,诸臣以下不能;相对于《礼器》的天子、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士的五个等级,就是诸王、诸侯可用黼黻,无封爵的卿、大夫、士不能。而且不得用黼黻的,我相信还有三公。证以西晋傅玄《傅子》:"魏明帝疑三公衮冕之服似天子,减其彩章。"[15](卷六九〇引,第3册P3080)三公虽地位崇高,但若无封爵,则亦不能用黼黻,除非特赐。三公排在诸侯之下,可能又有读者不以为然了。然而我们有个平行的例子:北周三公尽管是九命高官,但因其是诸臣而非诸侯,所以只服火冕六章,被安排在公(衮冕九章)、侯(山冕八章)、伯(鷩冕七章)之下。诸臣在诸侯之下,这是中古时期的特殊安排,与汉不同。那么诸王、公侯、三公、卿大夫这几种服冕者,魏明帝不准三公、卿大夫用黼黻了,岂不正是"而损者半焉"么!

下面再看晋朝的情况。《宋志》云魏明帝损略黼黻之举"晋以来无改更也",《晋志》也说是"及晋受命,遵而无改"。那么晋廷沿用了魏明帝服制,应该确有其事。然而《晋书·舆服志》又云:"平冕,王公、卿助祭于郊庙服之。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王公衣山龙以下九章,卿衣华虫以下七章。"从这里看,晋代王公仍是山龙九章、卿仍是华虫七章,其章数似乎又没遭"损略"。

对这一疑问,我们先要提示,晋人环济有与马融类似的说法,其《帝王要略》有言:"诸侯去日月星辰,服山龙华虫,卿大夫去山龙华虫,服藻火服粉米。"② 环济大约生活在两晋之间,东晋初任太学博士③,其《要略》所记,应能代表晋朝学官的一种通行认识。其文所记,我判断与《伪孔传》同出一源,或说系出马融④。理由如下:首先,郑玄说卿大夫用粉米以下,子男以上方用藻火;而依马、孔,大夫是服藻火粉米的;那么环济的卿大夫"服藻火服粉米"(第二个"服"字应系衍文),不合郑玄却同于马、孔。其次,郑玄本于《周礼》而分诸侯为公、侯伯、子男三等,而马、孔却是"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诸侯共为一等的;进而环济的"诸侯去

① 按《古文尚书·益稷》孔颖达疏认为:"孔注上篇'五服',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则卿与大夫不同,当加之以黼黻为六章。孔略而不言。"孔颖达认为,孔安国这里所叙仅四级,是省略了"卿"一级所致,实际应是五级,卿应是可服黼黻的。《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42页下栏。不过,就算孔颖达这个推测有道理,晋人却未必如此理解《伪孔传》。请看后文所引环济《帝王要略》之说,明有"卿大夫去山龙华虫,服藻火服粉米"之言,是卿大夫合计为一等,并没有分为两级。

② 《太平御览》卷六九〇引,第3册第3080页。按,此文之前还有"天子龙冕,诸侯黼大夫黻。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五色备谓之绣"之文。《帝王要略》这些引文是杂抄三书的。"天子龙冕,诸侯黼大夫黻"系抄自《礼记·礼器》,"白与黑谓之黼……"系抄自《考工记》;随后即正文所引的内容,笔者判断它与马融、《伪孔传》有关。这三部分内容互不相干。

③ 严可均《全晋文》卷一二八环济小传:"济,(晋元帝)大兴中(318年)为太学博士,有《丧服要略》一卷,《帝王要略》十二卷。"《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册第2195页。关于环济生平,曾向胡宝国先生求教,特此致谢。

④ 晋代经学家对于服章的论说,尚可考知的还有杜预和王肃。杜预之说,见其《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二十五年释"九文":"谓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也。华若草华。藻,水草。火,画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两巳相戾。"其中无宗彝,华与虫似为二事,而合粉米为一。其说有异郑玄,但从中看不出杜预对服章等级有何意见。参看《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册第1519页、第2册第72页。王肃之说,本文第9节将有讨论。

日月星辰,服山龙华虫",诸侯也正共为一等。第三,郑玄叙十二章有宗彝,而马、孔的十二章无宗彝;反观环济《要略》,看上去也是摈宗彝于外的。第四《要略》叙十二章时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的三段分组之法,与上引《伪孔传》惟妙惟肖。以上四点全都表明,环济《要略》与马融、与《伪孔传》息息相通。如上说不误,我就再做一个推测吧:参以《伪孔传》,环济《要略》的"卿大夫去山龙华虫,服藻火粉米"之后,还应有这样一句:"士去粉米,服藻火"。

又,南朝梁武帝在讨论章服时,也曾引证《伪孔传》。梁武帝说:"古文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摄三物也;山龙华虫,又以一山摄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摄三物也。是为九章。"[6](卷十一《礼仪志六》)所谓"古文"当然是《伪孔传》了。这里"三物"、"九章"怎么计算有些费解,笔者限于智力也不想妄言,另俟大方之家吧;可有一点还是很明白的,就是梁武帝以日月星辰为一组,山龙华虫为一组,藻火粉米为一组,而黼黻另计。参以《伪孔传》及环济《要略》,应是天子服全部三组,加黼黻;诸侯服后两组,加黼黻;卿大夫只服后一组,黼黻就没份儿了。

从马融到环济《要略》、《伪孔传》,再到梁武帝所揭"古文",这个服章理论居然是一脉相承呢。那么这个相承的轨迹,与魏明帝损略黼黻而晋廷"遵而无改"的相承轨迹,是不是重合关系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首先我们能呈交一个有力的旁证:晋宋齐三朝的服章无宗彝,华、虫分为两章,这说明王朝确实采纳了马融或《伪孔传》;那么马融《伪孔传》的服章等级结构,就极有可能也曾被王朝参考。其次我很怀疑,《晋书》中王公九章、卿七章的记载,其实是从《宋书》中抄来的,并非晋制。且来比较以下三段记载:

> 《宋书·礼志五》:上公、卿助祭于郊庙,皆平冕,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王公衣山龙以下,九章也,卿衣华虫以下,七章也。
>
> 《晋书·舆服志》:平冕,王公、卿助祭于郊庙服之。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王公衣山龙以下九章,卿衣华虫以下七章。
>
> 《南齐书·舆服志》:旧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青玉珠;卿大夫以下五旒,黑玉珠。永明六年,太常丞何逊之议,案《周礼》命数,改三公八旒,卿六旒。尚书令王俭议,依汉三公服山龙九章,卿华虫七章。从之。

不难发现,《宋志》和《晋志》的两段文字几乎雷同。再看第三段,《南齐志》既然专叙旒数的历代变化,则其时序是不会出错的。那么请注意了:"旧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青玉珠,卿大夫以下五旒,黑玉珠"这个制度,是一直承用到齐武帝永明六年(488)的,就是说在此之前,本不会有《晋志》、《宋志》所谓"王公八旒,卿七旒"的情况。

前节已叙,《独断》所见永平服制是三公诸侯九旒,卿七旒,什么时候又冒出一个三公七旒、卿大夫五旒呢?而且无独有偶,《续汉书·舆服志》记永平服制,竟然也说是"三公诸侯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真是怪了!刘昭注认为《续汉志》不确:"《独断》曰:'三公诸侯九旒,卿七旒。'与此不同。"周锡保先生征引诸书,也认为《续汉志》有误,应以《独断》为准①。可我认为《续汉志》所叙也是史实,只不过它不是汉制而是魏制而已,司马彪误以魏明帝属汉明帝,张冠李戴了。这就一通百通、豁然开朗了:汉制是三公诸侯九旒九章,卿七旒七章,而魏明帝降三公为七旒、降卿为五旒了!

我们不禁要推测:由于旒数与章数往往相应,那么旒数减少了,则章数当同步减少,例如三公降至七章、卿降至五章。那么再来看西晋博士孙毓、段畅的《诸王公城国宫室章服车旗议》。此《议》建议,诸王及五等爵中的公侯祭其私庙,宜服玄冕九旒九章。至于王公为皇帝助祭,《议》引证《周礼·司服》及《礼记·王制》,云:"然则九命及二王之后乃服衮衣,无升龙(按,即只有降龙);三公之服,当从鹫冕而下。太尉三公助祭,宜服鹫冕七章,冕缫九旒,赤舄。"[13](卷七一《礼十三》,P391)这是法令未定时的讨论,所以才会有"宜"如何如何的口气。那么笔者要问,东汉旧制是三公九章,为什么孙毓、段畅等只把三公规划为鹫冕七章,生生压低了一级呢?我想,他们肯定是受制于魏明帝的"损略"之法了,且心知今上不打算改变魏明帝旧制。然则晋代三公只有七章。到最后,孙毓、段畅所建议的"九旒"也没被采纳,就《南齐书·舆服志》看,晋代三公仍然只用七旒,同于曹魏。

质言之,《南齐志》表明晋代三公仅止七旒,孙

① 参见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毓、段畅之议又表明晋代三公仅止七章。那么减少的两章是什么呢?我敢说那就是黼黻!这不但跟魏明帝"损略黼黻"对上号了,甚至连细节都是吻合的。《南齐志》只说"旧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而不是说"三公诸侯以下冕七旒",是因为三公、诸侯二者中,被魏明帝损其旒章的只有三公而无诸侯,这与《傅子》"魏明帝疑三公衮冕之服似天子,减其彩章"合若符契。魏明帝的办法一直沿用到南齐永明六年,《宋志》所记王公八旒九章、卿七旒七章,又应是永明之后的制度[①];可是《宋志》对此未加说明,结果因疏生误,又被唐修《晋志》弄成晋制了[②]。质言之,魏明帝所"损略"者一是旒数,三公降至七旒、卿降至五旒;二是章数,三公降至七章、卿降至五章,所去者为黼黻。5个世纪后杜佑对此已觉茫然,而我们在21世纪的考证,居然让它浮出水面了。

此外,魏晋皇帝对衮服的使用也加限制,其办法是"加侍官"。这法子多少给人以鸡鸣狗盗之感。刘宋明帝时陆澄等有言:"服冕以朝,实著经典。秦除六冕之制,至汉明帝始与诸儒还备古章。自魏晋以来,宗庙行礼之外,不欲令臣下服衮冕,故位公者每加侍官。"[17](卷十八,礼志五)[③]这又透露了一个消息。元会朔望等典礼上王公们本应衮冕以朝,不过对依礼可服衮冕的"位公"者,皇帝向其"加侍官",即加侍中或散骑常侍。侍官的服饰是武冠、金铛、附蝉、插貂[④],看上去好不风光;然而皇帝别有用心、明褒暗抑,目的却是使之不能服衮——晋制:若有加官,则服加官之服[⑤]。所以魏晋时,除了至尊没多少人服衮,皇太子、诸王也不例外,除非权臣僭越及皇帝特赐[⑥]。

这与"损略"黼黻之事,又可以两相参照的。其时衮冕九章应为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魏明帝将三公减至七章,若所减两章为山龙,则无"龙"不得称"衮";但由上可知魏晋的"位公者"所服仍称"衮冕",则所损之章必非山龙,那就只能是黼黻两章了。魏晋南朝的"黼黻"给人一个印象:它们是高贵的标志。"火龙黼黻"、"黼黻衮冕"都是夸耀或赞颂之词。陈思王曹植《七启》:"九旒之冕,散耀垂文……黼黻之服,纱縠之裳,金华之舄,动趾遗光。"[18](卷三四,中册P486)南朝王侯们仍以黼黻为夸。沈约《为始兴王让仪同表》:"况高拟万石,爰均八命,室等天黄,服加黼黻。"[19](卷四七《职官部·仪同》,上册P847)黼黻好像不是官僚们随便使用的纹样。

魏晋以降门阀崛起,皇权趋于低落,至东晋就陷入了低谷。也许有人想像,尊君卑臣的相关礼制,大概也会随之变质吧?然而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直线思维,实不尽然。此期若干礼制在施行中有所化简(特别是在东晋),不过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冕服上的"尊君"倾向并未中止,它依然在"损略"臣下以凸显皇帝的崇高。别把这个只看成形式上的虚荣,它维系着一种君尊臣卑的理念,暗示着皇权政治传统的悠久和顽强。我曾指出,魏晋以来虽皇权衰落,尊君卑臣、纲常名教之论成了空话套话,然而空话不空,它们在诏令奏议中依然重复出现,依然是对皇权政治传统的有力维系,并预示着其未来的重振和伸张[⑦]。有人用"贵族政治"和"独裁政治"区分六朝和唐宋,我们则更倾向于"两千年一贯制"的政治史观,只把六朝视为一种"变态"。中古的贵族现象和门阀现象,虽一度造成了政治"变态",但政权的本质和主导仍是皇权政治,回归"常态"乃势所必然。

① 沈约《宋书》的纪传部分是永明六年修成的,其"八志"三十卷则为后来续写,最后定稿是在齐明帝、甚至梁武帝的时候。(参看中华书局本《宋书》的《出版说明》)所以是有可能掺入齐武帝永明之后的制度的。

② 《宋书·志》记叙制度经常时代不清,而《晋书·舆服志》的各代制度杂糅不分的情况,更为严重,其例还不止冕服,车舆制度也是如此。所以使用《晋书·舆服志》须慎之又慎。

③ 又见《南齐书》卷三九《陆澄传》、《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后书作"位为公者,必加侍官"。

④ 《晋书》卷二五《舆服志》叙武冠:"侍中、常侍则加金珰,附蝉为饰,插以貂毛,黄金为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

⑤ 《晋书》卷二五《舆服志》:"诸王……若加余官,则服其加官之服也。"它官也是如此。

⑥ 曹操、孙权、桓温、桓玄、刘裕等加九锡时,均有衮冕在内。《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其相国、丞相,皆衮冕,绿鳖缓,所以殊于常公也。"按《通典》卷十九《职官一》:魏晋宋齐梁陈"或为丞相,或为相国,多非寻常人臣之职。"晋武帝曾赐宠臣郑袤、贾充衮冕,赐太原王司马瑰、彭城王司马权、扶风王司马骏衮冕,都是极特殊的情况。见《晋书》卷三五《郑袤传》、卷四十《贾充传》、卷三七《宗室传》、卷三八《宣五王传》。又《宋书》卷十八《礼志五》记有晋武帝赐大司马义阳王、彭城王、琅邪王衮冕之事,都是作为特例而记载下来的。可见皇子封王者,非特赐不得服衮。

⑦ 参见阎步克《南齐秀才策题中之法家论调考析》,《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不妨在这一视角中,观察魏晋皇帝损略公卿冕服的意义。中古时期并没有出现某种全新的舆服等级,足以体现门阀与皇权的共治,并显示这是个异于前朝后代的"贵族政治"时代。中古士族门阀在选官上拥有较大特权,南朝士族在政治权势低落之时一度制造出了一些文化性和社会性的士庶区分;然而从官制、法制和礼制看,整个魏晋南朝仍处在帝国体制和皇权政治的范畴之内,士族门阀没有能力在这些层面造成重大变动。

《周礼》六冕具有"君臣通用"性格,而中古既是《周礼》六冕的复兴波峰,又是士族门阀的波峰,那么或许会有人把这二者联系起来:儒学大族重礼,则中古时的古礼复兴对应着儒学大族的权势。可实情也不完全如此。儒学大族与古礼复兴之间,不是那种线性对应关系。仔细辨析,门阀势力的波峰在东晋,《周礼》六冕的波峰却在南北朝隋唐,是此期创制高潮的一部分,却不是为了迎合儒学大族,其动力也不是来自儒学大族。详见后文。

参考文献:

[1] 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O].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王夫之.读通鉴论[O].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M].北京:学林出版社,1986.

[4] 班固.汉书[O].北京:中华书局,1996.

[5] 蔡邕.独断[O].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 魏徵,等.隋书[O].北京:中华书局,1982.

[7] 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O].北京:中华书局,1989.

[8]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O].北京:中华书局,1986.

[9] 陈立.白虎通疏证[O].北京:中华书局,1994.

[10] 赵善诒.说苑疏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11]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2] 陈寿.三国志[O].北京:中华书局,1982.

[13] 杜佑.通典[O].北京:中华书局,1984.

[14] 陈梦家.尚书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15]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6] 太平御览[Z].北京:中华书局,1985.

[17] 沈约.宋书[O].北京:中华书局,1974.

[18] 萧统.文选[O].北京:中华书局,1977.

[19] 欧阳询.艺文类聚[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On the "Six Sets of Crown and Robe" System in *Zhou Li* during the Middle Age of China

YAN Bu-ke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classic work, *Zhou Li* (Rites of Zhou), has recorded the "Six Sets of Crown and Robe" system which symbolizes the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emperor and his vassals and officials. It was the Xin emperor who started to dress in ancient crown and robe at ritual ceremonies. From then on, the system of dressing in ancient crown and robe evolved over a long period of the Middle Age in China. The factors in the system that were likely to cause some changes were always associated with the worship attitude towards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he wish of "Return to the Ancients", the need to dignify the emperor, or, some other practical needs of the emperor's ruling. One can observe,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x sets of crown and robe" system in the empire of China,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 and culture, and between tradition and reality.

Key words: crown and robe; "Six Sets of Crown and Robe"; "Return to the Ancients"; the need to dignify the emperor

(责任编辑 郑 园)